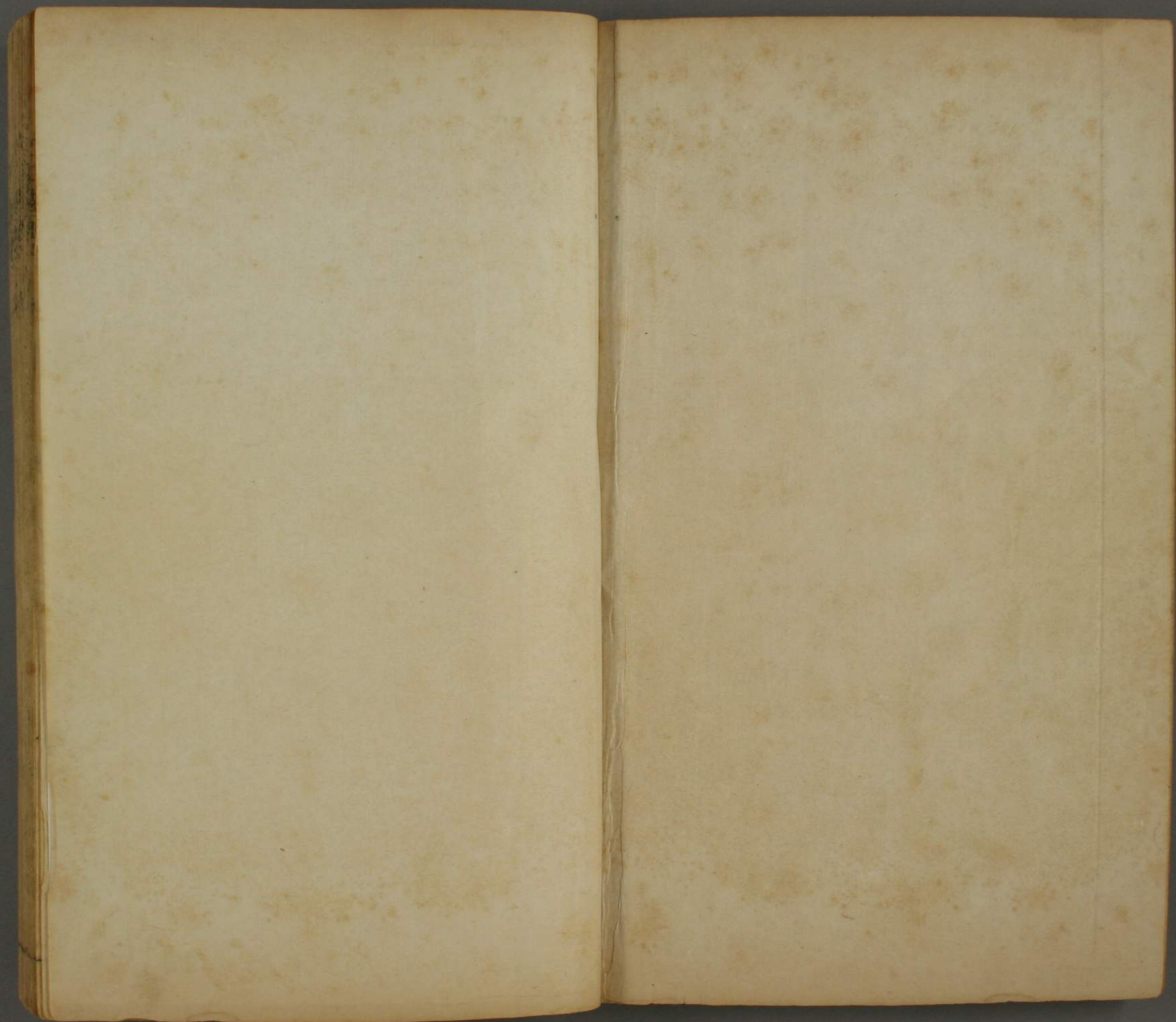


特別
~ 21
3536
21





第一百五回

武侯遺計斬魏延

却說楊儀聽知此事，忙令人探知回報曰：「燒棧道者，乃魏延也。」儀大驚曰：「丞相在日，料此人久後必反，誰想果然如此。今斷其歸路，當復奈何？」費禕曰：「此人必先捏奏天子，誣我等造反，故燒斷棧道也。我等亦當表奏天子，陳魏延之反情，然後圖之。」姜維曰：「此間有一小徑，名槎山，雖然崎嶇險峻，可以抄出棧道之後，衆皆從之。」一面將人馬望槎山小道進發，凡遇鄉民，佯說討賊，於是先令二使去訖。隨後費禕又來，却說後主在成都寢食不安，動止不寧，夜作一



夢夢見成都錦屏山崩倒遂大驚覺坐而待旦聚集文武
 入朝圓夢有譙周奏曰臣昨夜仰觀天文見一星赤色光
 芒有角自東北而落于西南主丞相有大凶之事今陛下
 夢山崩者正應此兆也後主愈加驚怖復問周曰李福因
 何久不回也忽報李福到後主急召入問之福頓首泣奏
 曰臣到五丈原營中時丞相已不醒人事了諸將止伏地
 而哭丞相須臾開目見臣在側未等臣言便先問曰天子
 令你來問後事也蔣公琰可託臣又問之丞相曰費文禕
 可也臣再問時丞相不答瞑目而亡臣不敢稽遲故星夜
 而來後主聽知大哭曰天喪我也哭倒于龍床之上侍臣

扶入後宮吳太后聞之亦放聲大哭不已內外文武如喪

考妣軍民無不哀慟後主連日涕泣飲食頓減不能設朝

忽報征西大將軍南鄭侯魏延表奏楊儀劫奪丞相靈柩

舉眾造反羣臣大駭入宮啓奏後主此時吳太后亦在宮

中後主聽知大驚無措倒在龍床之上不能起身吳太后

坐于榻前近臣讀魏延表曰楊儀自總兵權率眾造反劫

丞相靈柩欲引敵人入境臣先燒斷棧道以兵守禦然後

討之後主曰魏延乃英雄之將足可拒楊儀等眾何故燒

其棧道也吳太后曰常聞先帝有言說孔明能識魏延腦

後有反骨每欲斬之為因憐其勇烈亦未得便也今奏楊

儀等造反內有不明楊儀乃文字之人丞相委以長史之任如何敢反今日若聽此一面之詞楊儀等必投魏矣此事當深慮遠議可也文武多官正商議之間忽報長史楊儀緊急表奏近臣拆表讀曰

長史綏軍將軍臣楊儀誠惶誠恐頓首謹表丞相臨終將大事委於臣照依舊制不敢變更使魏延斷後姜維次之今魏延不遵丞相遺語自提本部人馬攙越先入漢中即日放火烧斷棧道劫丞相靈車逆從魏兵阻其歸路意在火速具表以聞

衆官聽畢默然無語太后曰卿等所見若何蔣琬奏曰臣

非敢爲一己之私願從公議楊儀爲人雖然稟性太急不能容物至于籌度糧草參贊軍機與丞相辦事多時今丞相臨終委以大事非背反之人也魏延自恃功高常有不平之心口出怨言久矣今見楊儀總兵心中不服又挾私讐故燒棧道斷其歸路又誣奏而害之臣願將全家良賤敢保楊儀不反實不敢保魏延輩允亦奏曰楊儀雖有市井之志實不敢反背朝廷魏延雖有功勞常有怨丞相之意本欲反投歸魏又見楊儀總制兵馬故燒棧道以斷歸路虛上表以殺害友情可見矣多官一齊奏曰二公之言是也於是文武及近侍官只保楊儀不保魏延後主曰若

魏延果反。何人當之。蔣琬又奏曰。丞相素疑此人。必遺計與楊儀。若楊儀無才。安能退入谷口乎。延必中計矣。陛下寬心。不多時。魏延又表至。告稱楊儀反了。正覽表之間。楊儀又表到。奏稱魏延背反。二人節連具表。各陳是非。忽報費禕又到。細奏魏延反情。羣臣皆奏曰。本是魏延之罪。實非楊儀之罪也。後主曰。若如此。且令董允假節釋歡。用好撫慰。允拜別而去。却說魏延燒斷棧道。兵屯於南谷。把住隘口。自以爲久計。不意楊儀姜維星夜引兵抄到南谷。之後儀恐漢中有失。却教先鋒何平引二千兵依孔明所遺密計而行。儀同姜維等引兵扶柩望漢中而來。且說何平引兵逕到南谷。之後擂鼓呐喊。有人來報。魏延說楊儀令先鋒何平引兵自槎山小路抄來搦戰。延大怒。急披掛上馬。提刀引兵來迎。兩陣對圓。何平出馬大罵曰。反賊魏延。安在。延亦罵曰。汝助楊儀造反。何敢罵我。耶。平叱之曰。丞相近亡。尸尚未冷。汝輩焉敢反也。乃揚鞭指川兵曰。汝等軍士。皆是西川之人。川中多有父母妻子兄弟親朋。可念丞相之恩。休助反賊。各回家鄉。聽候賞賜。衆軍聞知。大喊一聲。散去大半。延大怒。揮刀縱馬直取何平。平挺鎗來迎。戰有數合。平詐敗而走。延隨後趕來。衆軍弓弩齊發。延復回。見衆軍潰散。延轉怒。拍馬趕上。殺了數人。只有馬岱出三

原來必就是好人要仔細

百人不動延與岱曰吾平生有眼如盲不識好人舊日跟
吾戰將皆棄吾而去惟公在焉吾殺了楊儀先報此恨後
取西川易如反掌與公同享太平生死休離寸步馬岱大
聲而言曰吾恨諸葛亮不肯大用今遇明公願盡心竭力
以圖進取延大喜遂與馬岱追殺何平平引兵飛奔而去
魏延與馬岱商議曰我等投魏若何岱曰將軍之言不智
甚也延曰目下兵少糧缺安能濟事乎岱曰大丈夫武藝
過人不自霸業何故區區屈膝於他人之下哉吾觀將軍
智勇足備兩川之士誰敢敵乎吾誓同將軍先取漢中若
此處得之民足可為兵糧足可為食西川唾手而可得也

將軍又何疑馬延曰公言是也遂同馬岱引兵直取南鄭
却說姜維在南鄭城上見魏延馬岱耀武揚威風擁而來
維急令拽起吊橋延岱二人大叫早降姜維慌令人請楊
儀商議曰魏延勇猛更兼馬岱相助雖然軍少難以退矣
儀曰丞相臨終遺與一錦囊囑之曰若魏延反時臨城扣
敵對陣之時方可開拆便有斬魏延之計也今果如此何
不取視之儀出錦囊拆封看時題曰待與魏延對敵馬上
方許拆開維大喜曰既丞相有戒約長史可收執吾先引
兵出城列為陣勢公可便來姜維披掛上馬綽鎗在手引
三千軍開了城門一齊衝出鼓聲大震排成了陣勢維挺

鎗躍馬立在門旗之下。高聲大罵曰：「反賊魏延丞相不尊，虧你今日如何背反耶？」延橫刀勒馬而言曰：「伯約不干你事，只教楊儀來。」儀在門旗影裏，拆開錦囊視之。如此如此，儀大喜，輕騎而出，立馬於陣前，手指魏延，忻然而笑曰：「丞相在日，知汝久後必反，教我隄備。今果應之，汝敢在馬上連叫三聲，誰敢殺我？便是真大丈夫也。吾就獻漢中城池與汝。」延大笑曰：「楊儀匹夫聽着若孔明在日，吾尚懼三分，他今日已亡天下，誰敢敵吾也。」休道連叫三聲，便叫三萬聲，有何傷哉？遂提刀按轡於馬上，大叫曰：「誰敢殺我？」言未畢，腦後一人厲聲而應曰：「吾敢殺你。」手起刀落，斬魏延於

下。眾比自駭然，勅魏延者乃馬岱也。原來孔明火燒木柵寨之時，實欲將司馬懿、魏延皆要燒死，故與延五百兵為引，誘之兵不想天降大雨，其計不成，却歸罪于楊儀，痛責馬岱，受以密計，只待口中之言，便斬魏延。魏延因此不疑，乃求岱為部將，見孔明已亡，遂與岱同反到南鄭城下。楊儀讀罷錦囊計策，已知伏下馬岱在內，故依計而行，果然應之後人有詩曰：

諸葛先明識魏延，已知久後反西川。
故留馬岱常監守，計應登時斬魏延。

馬岱斬了魏延大小川兵盡歸馬岱，楊儀下令將魏延三

族盡皆誅之遂具表星夜奏聞後主後主降旨曰既已各
正其罪仍加前功賜棺槨葬之然後召一班出征官員赴
成都面君楊儀等扶柩到成都後主引文武官僚盡皆掛
孝出城二十里迎接後主放聲大哭上至公卿大夫下及
山林百姓男女老幼無不痛哭哀聲震地聞于四遠後主
扶柩入城成都居民各家門首設祭拜哭停柩于丞相府
中其子諸葛瞻字思遠守孝侯葬後主還朝楊儀自縛請
罪後主令近臣去其縛曰若非卿能效丞相所行靈柩何
日得歸魏延如何得滅大事保全皆卿之力也遂加楊儀
爲中軍師馬岱有忠義之功就任魏延之爵儀呈上孔明

遺表後主覽畢大哭乃連日不朝欲卜地遷葬費備入奏

曰丞相臨終命葬于定軍山爲墓定軍山名在漢中府褒城縣不用塋

垣磚石亦不用一切祭物後主從之擇本年十月吉日後
主自送靈柩至定軍山遷葬文武官僚軍民百姓盡皆掛
孝拜哭而祭哀聲大舉震動天地後主降詔致祭謚號忠
武侯

詔曰惟君體資文武明睿篤誠受遺託孤匡扶朕躬繼
絕興微志存靖亂爰整六師無歲不征神武赫然威鎮
八荒將建殊功于季漢忝伊周之巨勳如何不吊事臨
垂克遭疾殞喪朕用傷悼肝心若裂夫崇德序功朕紀

行命謚所以光昭將來刊載不朽今使使持節左中郎
將杜瓊贈君丞相武鄉侯印綬謚君爲忠武侯魂如有
靈嘉茲寵榮嗚呼哀哉

後主遷葬已畢令建廟于沔陽

今漢中府沔縣

四時享祭後杜工

部見廟前大栢樹三國時所種有感而作詩曰

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宮城外栢森森映階碧草自春色
隔葉黃鸝空好音三顧頻煩天下計兩朝開霽老臣心
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長星昨夜墜前營計報先生此日傾虎帳不聞施號令
麟臺惟有著勳名空餘門下三千客辜負胷中十萬兵

好看綠陰清晝裏于今無復遶歌聲

朱子論曰

子房用智之過有微近譎處小者如躡足之類其大則
扶漢以爲韓而終身不以語人也若武侯卽名義俱正
無所隱匿其爲漢復仇之志如青天白日人人得而知
之有補于天下後世非子房比也蓋爲武侯之所爲則
難而子房投間乘隙得爲卽爲故其就之爲易耳頃見
延平李先生亦言孔明不若子房之從容子房不若武
侯之正大也

蘇東坡作武侯廟記曰

密如鬼神疾若風雷。進不可當。退不可追。晝不可攻。夜不可襲。多不可敵。少不可欺。前後應會。左右指揮。移五行之性。變四時之令人也。神也。仙也。吾不知之。真臥龍也。

又贊曰

忠武英高。獻策江濱。攀吳連蜀。權我世真。受遺秉衡。整武齊文。敷陳德教。理物移風。賢愚兢心。僉忘其身。誕靜邦內。四夷以綏。屢臨敵庭。實耀其威。厲以大國。恨于未夷。

却說後主回到成都。忽近臣奏曰。邊庭飛報。東吳全綜引兵數萬屯于巴丘界口。未知何意。後主大驚曰。丞相新亡。

東吳負盟。侵界如之。奈何。蔣琬奏曰。臣敢保王平張嶷亦引兵數萬屯于永安。以防不測。陛下再命一人去東吳報喪。以揣其心。後主曰。須得一舌辨之士可也。誰當去之。言未畢。一人應聲而出曰。微臣願往。未知誰人下回便見。

魏折長安承露盤

却說東吳爲使者。乃南陽安衆人也。姓宗名預。字德豔。官任參軍。右中郎將。後主大喜。預奏曰。臣雖不才。願往東吳爲使。蔣琬亦奏曰。須得此人。方可。後主卽命宗預往東吳爲使去了。却說宗預逕到金陵。入見吳主孫權。禮畢。只見左右人皆着素衣。權作色而言曰。吳蜀已爲一家。卿主何

故而增白帝之守也。預曰：臣以為東益巴丘之戒，西增白帝之守也。事勢皆然，俱不足以相問也。權大喜，笑曰：蜀人此等真俊傑耳，不亞于鄧芝。乃喚宗，預曰：朕聞丞相新亡，每日流涕，宗族官僚盡皆掛孝。朕恐魏人承喪取蜀，故增巴丘守兵萬人，以為救援，別無他意也。預頓首拜謝，權曰：朕既許以同盟，安有背義之理。預曰：天子因丞相新亡，特命臣赴陛下前報喪也。權遂取金鈚箭一枝，折之為誓，曰：朕吳國之君，若負前盟，絕滅子孫。又命使賡香帛奠儀入川，致祭。宗預拜吳主，還成都，入見後主。禮畢，奏曰：吳王因丞相新亡，亦自流涕，令諸葛瑾全家掛孝，恐魏人乘虛而入，故設巴丘之守。兩國通好已後，並無違誓。後主大喜，重賞宗預，厚待吳使去訖。遂依孔明遺言，加蔣琬為丞相，大將軍，錄尚書事，加費禕為尚書令，同理丞相事，加吳懿為車騎將軍，假節督漢中，姜維為輔漢將軍，平襄侯，總諸處人馬，同吳懿出屯漢中，以防魏兵。其餘將校各有封賞。楊儀見不委用，口出怨言，曰：昔日丞相新亡之時，我若將全師投魏，不到如此受寂寞也。近臣聞知，奏與後主。後主急召蔣琬等計議。費禕出班奏曰：向者楊儀于丞相前屢譖魏延，因此逼反，人皆知之。後主大怒，即將楊儀下獄，勘問。招成欲斬之。蔣琬奏曰：儀雖有罪，但日前隨丞相曾立

而人故設巴丘之守兩國通好已後並無違誓後主大喜重賞宗預厚待吳使去訖遂依孔明遺言加蔣琬為丞相大將軍錄尚書事加費禕為尚書令同理丞相事加吳懿為車騎將軍假節督漢中姜維為輔漢將軍平襄侯總諸處人馬同吳懿出屯漢中以防魏兵其餘將校各有封賞楊儀見不委用口出怨言曰昔日丞相新亡之時我若將全師投魏不到如此受寂寞也近臣聞知奏與後主後主急召蔣琬等計議費禕出班奏曰向者楊儀于丞相前屢譖魏延因此逼反人皆知之後主大怒即將楊儀下獄勘問招成欲斬之蔣琬奏曰儀雖有罪但日前隨丞相曾立

功勞未可斬之當廢為庶人後主從之遂貶楊儀赴漢中
嘉郡為民儀羞慚至甚自刎而死自此兩川太平姜維屯
積糧草以為二十年之計乃蜀漢建興十三年也却說魏
主曹叡時青龍三年蜀吳二國皆不興兵乃封司馬懿為
太尉總督軍馬安鎮諸邊懿拜謝而回洛陽去訖魏主在
許昌大興土木建蓋宮殿三年已完又來洛陽復造朝陽
殿太極殿築總章觀俱高十丈又立崇華殿青霄閣鳳凰
樓九龍池命博士馬鈞監造不拘財力但要極其華麗皆
以金玉粧飾雕梁華棟碧瓦金磚重重錦繡件件鮮明光
輝耀日選天下巧匠三萬餘人民夫三十餘萬不分晝夜

而造遇有不便者公卿大夫負土搬磚此人民號泣怨聲不絕司徒董尋上表諫曰

伏自建安以來野戰死亡或門殫戶盡雖有存者遺孤
老弱若今宮室狹小當廣大之猶宜隨時不妨農務况
作無益之物乎其朝陽殿太極殿總章觀崇華殿青霄
閣鳳凰樓九龍池此皆聖明之所不興也其功三倍于
殿宇陛下既尊羣臣顯以冠冕被以文繡載以華輿所
以異于小人今陛下使以穿方舉土面目垢黑衣冠了
易沾體塗足毀國之光以崇無益甚非謂也孔子云君
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無忠無禮國何以立臣知出言

必死而自比于牛之一毛。生既無益，死何有損。秉筆流涕，心與世辭。臣有八子，臣死之後，累陛下矣。將奏沐浴，以待命終。

魏主叡覽畢，大怒曰：「司徒董尋不怕死耶？」左右奏曰：「於法當斬之。」叡曰：「朕見此人素有忠義，今且廢為庶人，再有妄言者，梟首示衆。」遂將董尋貶為民。卽召馬鈞，問曰：「朕所建高臺峻閣，欲與神仙往來，以求長生不老之方。」鈞奏曰：「陛下曾聞漢武帝所建栢梁臺乎？」叡曰：「朕未知其詳。」卿試言之。」鈞曰：「漢朝二十四代，惟武帝享國最久，眉壽極高，服天上日精月華之炁也。于是長安宮中建一臺，名曰栢梁臺。」

馬鈞。終。是。漢。室。錄。述。的。第。一。功。臣。
上立銅人，手捧一盤，名曰承露盤。接三更北斗所降沆瀣之水，其名曰天漿。又曰甘露美玉，為屑調和服之，自然反老還童，而無百病矣。叡大喜，卽命馬鈞引一萬人，星夜逕到長安，令人夫塔起木架，週圍上栢梁臺去。先拆銅人，不移時間，用五千人連繩引索，旋環而上。馬鈞下令教人先拆了銅人，金盤多人併力拆下銅人來，只見銅人潛然淚下，衆皆大驚，忽然臺邊一陣狂風起處，飛砂走石，急若驟雨。一聲响，曉就如天崩地裂，聞于四遠。其臺高二十丈，銅柱圓十圍，卽時傾倒，壓死千餘人。鈞盡皆焚之，獨取銅人及金盤，回洛陽，入見魏主，獻上銅仙人承露盤，細言其事。

魏主問曰銅柱安在鈞奏曰約重百萬斤不能易至獻令人打碎銅柱運來洛陽又鑄兩箇銅人號爲翁仲列于司馬門外又鑄銅龍鳳兩箇龍高四丈鳳高二丈餘立在殿前又于上林苑中種奇花異木蓄養珍禽怪獸又選美女千餘人爲宮娥少傅楊阜上表諫曰

臣聞堯尚茅茨而萬國安其居禹卑宮室而天下樂其業及至殷周或堂崇三尺度以九筵耳古之聖帝明王未有宮室之高麗以凋弊百姓之財力者也桀作璇室象廊紂爲傾宮鹿臺以喪其社稷楚靈以築章華而身受其禍秦始皇作阿房宮而殃及其子天下叛之二世

而滅夫不度萬民之力以從耳目之欲未有不亡者也陛下當以堯舜禹湯文武爲法則夏桀商紂楚靈秦皇爲深誠高高在上實監厥德慎守天位以承祖考巍巍大業猶恐失之不夙夜敬止允恭恤民而乃自暇自逸惟宮臺是侈是飾必有顛覆危亡之禍易曰豐其屋蔀其家闕其戶闐其無人王者以天下爲家言豐屋之禍至于家無人也方今二虜合從謀危宗廟十萬之軍東西奔赴邊境無一日之娛農夫廢業民有饑色陛下不以爲憂而營作宮室無有已時使國亡而臣可以獨存又不言也君作元首臣爲股肱存亡一體得失同之孝

經云天子有諍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臣雖驚怯
敢忘諍臣之義言不切至不足以感陛下陛下不察臣
言恐皇祖烈考之祚將墜于地使臣身死有補萬一則
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謹叩首沐浴伏候重誅上表以聞
魏王曹叡看訖大怒扯碎表章叱武士推出內門之外欲
上馬幸上林苑忽一人披頭散髮身掛紙錢跪于馬前叡
視之乃太子舍人沛國人姓張名茂字彥林茂手擎表章
而諫叡復坐于殿上開表視之表曰

臣聞陛下天之子也百姓吏民亦陛下之子也今奪彼
以與此亦無以異子奪兄之妻妻弟也于父母之恩偏

矣又詔書得以生日年紀顏色與妻相當者自伐故富

者則傾家盡產貧者舉假貸貫貴買生口以贖其妻縣

官以配士爲名而實納之掖庭其醜惡乃出于士得婦

者未必喜而失婦者必有憂或窮或愁皆不志夫君有

天下而不得萬民之懽心者鮮不危殆且軍旅在外數

萬人一日之費非但千金舉天下之賦以奉此役猶將

不給况復有掖庭非員無錄之女椒房母后之家賞賜

橫與內外交引其費半軍昔漢武帝好神仙信方士掘

地爲海封土爲山賴是時天下爲一莫敢與爭者耳自

漢末衰亂以來四十五載馬不捨鞍人不釋甲每一交

戰血流郊野瘡痍號哭之聲于今未已猶有強寇在邊
圖危魏室陛下不戰戰業業念崇節約而乃奢靡是務
中尚方統作玩弄之物後園建承露之盤快耳目之觀
然亦足以騁寇讐之心矣惜乎捨堯舜之節儉而為漢
武帝之後事臣切為陛下不取也願陛下沛然下詔為
萬幾之父母恤妻子之饑寒同民之疾而除其所惡實
倉廩繕甲兵恪恭以臨天下誠如是則吳賊面縛蜀虜
輿觀不待誅而自伏太平之路可記日而待也陛下何
勞神思于海表軍旅高枕戰士備員今羣公皆緘口結
舌臣不敢不上瞽言以盡人臣之職也臣年五十常恐

致死無以報國是以投軀殲身冒昧聖聽恭惟陛下開
天地之明察肝膽之諫沐浴候誅謹表以聞

于是魏主曹叡覽畢表文勃然大怒曰張茂只是一中書
令敢出狂言來譏朕耶叱武士推出斬之茂厲聲大罵無
道昏君早晚必為虜矣言訖命斬之須臾獻首于殿下叡
令遍示多官已畢乃召馬鈞催造高臺銅仙人承露盤又
于丹墀內鑄一大油鼎日日以火熬油但有諫者烹之因
此文武官僚無一人敢言並至司馬懿府中細言其事懿
曰魏室已盡矣切莫諫也因此多官各散却說魏主曹叡
將青龍五年改為景初元年有皇后毛氏乃河內人也先

年獻爲平原王時出入同輦及卽帝位寵爲后妃太和元年立爲皇后後帝因寵郭夫人將毛后目不正視郭夫人極有顏色聰慧獻甚敬之日每取樂月餘不出宮闈是歲春三月上林苑中百花爭放獻同郭夫人到御花園中賞菴于花萼樓上飲酒郭夫人問曰何不請毛皇后同樂獻曰若彼在朕涓滴之水不能下咽喉也遂令宮娥四壁守把不許令毛后知道却說毛皇后見獻一月餘日不入正宮是日引十餘宮人來翠花樓上消遣只聽的樂聲嘹唳乃問曰何處動樂一宮官啓曰乃聖上與郭夫人于御花園中賞花飲酒毛皇后聞之心中煩惱回宮安歇次日毛

皇后乘小車出宮遊翫正迎見魏王于曲廊之間乃笑曰陛下昨賞北園其樂不淺也獻大怒叱宮官將毛后絞死遂捉昨日侍奉人到一齊殺之乃立郭夫人爲皇后郭皇后一日與獻飲酒乃問其故獻曰朕令左右休教毛氏知之毛氏知之必因此輩泄漏朕故盡殺之時景初二年春正月有長安人報緊急軍情乃幽州刺史毋丘儉上表報稱遼東公孫淵造反自號爲燕王改元紹漢元年建宮殿立官職典兵入寇搖動北方獻大驚卽聚文武官僚商議起兵退淵之策未知何人敢領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子房孔明公案紛紛已久近日梁溪仲子二語不識有當于二公否附記于此仲子曰子房是知致地步人孔明是誠意地步人不知者妄言子房偽而孔明誠也嗚呼何足以論二公哉

逆操奸如鬼蜮到馬鈞身上一毫用不着矣次第誅操功臣斷以馬鈞爲第一勿論他人卽忠義如雲長若論誅操之功還須讓馬鈞一頭地也

殺毛后以立郭夫人一友人謔曰皮去毛曰韓今去毛立郭却是光皮也真可作一笑話也

第一百六回

司馬懿破公孫淵

却說公孫淵乃遼東公孫度之孫公孫康之子也建安十二年曹操趕袁尚未到遼東康斬尚首級獻操操封康爲襄平侯其後康故有二子長曰晃次日淵二子皆幼康弟公孫恭繼職曹丕時封恭爲車騎將軍襄平侯後太和二年淵長大文武兼備性剛好斷殺復奪其位曹叡封淵爲揚烈將軍遼東太守後孫權遣張彌許宴賚金寶玊玉封淵爲燕王淵懼中原乃斬張許二人送首與曹叡封淵爲大司馬樂浪公一向淵心不足與衆計議自號爲燕王改

元紹漢元年比有副將賈範諫曰王公未可如此中原以爵加封不爲卑賤今若背反實爲不祥又兼司馬仲達善能用兵諸葛武侯尚且不得取勝何況王公乎淵大怒叱左右縛了賈範卽時有叅軍倫直諫曰賈範之言是也聖人云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國中屢見怪異之事王公豈不察乎近有犬戴巾幘身披紅衣上屋宇作人行一不祥也城南鄉民造飯飯甑之中有一小兒蒸死于內二不祥也襄平北市中忽陷一地穴湧出一塊肉週圍數尺有頭有面有眼有耳有口有鼻却無手足往來之人刀箭不能傷亦不知何物卜者占之曰有形不成有

口不聲國家亡滅故現其形有此三者皆不祥之兆也孔子云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王公當避凶就吉今若背反必喪身矣公孫淵勃然大怒叱武士鄉賈範倫直斬於市曹急令大將軍卑衍爲元帥楊祚爲先鋒起遼兵十五萬搶掠鄉民殺人放火因此邊官報知魏王曹叡叡聞知大驚乃召司馬懿入朝計議曰公孫淵背反如之奈何懿奏曰臣部下馬步官軍四萬足可破此賊矣叡曰卿兵少路遠恐難收復懿曰兵不在多設奇用智淵必破矣臣託陛下之洪福公孫淵唾手而擒陛下何足慮哉叡曰卿料公孫淵用何策禦之懿曰棄城豫走爲上

計也守遼東拒大軍其為次也坐守襄平而不動身其為
 下計必被臣所擒也獻曰三者卿用何計懿曰能料彼我
 必能勝也公孫淵乃愚濁匹夫豈肯棄城而走必先拒遼
 東後守襄平安能逃也臣之所度也獻曰此去往復幾時
 懿曰四千里之地往百日攻百日還百日休息六十日如
 此一年足矣獻曰倘吳蜀人入寇如之奈何懿曰臣已定
 下守禦之策陛下勿得憂也獻大喜即命司馬懿興師征
 討公孫淵懿辭朝出城引原領戰將并軍馬而去却說魏
 先鋒胡遵引前部兵早到遼東下寨人報知公孫淵淵令
 單衍楊祚分入萬兵屯於遼隧

遼隧地名

圍塹二十餘里環遼

鹿角甚是嚴密胡遵令人飛報司馬懿懿大笑曰此勢不
 與交戰正欲老吾兵也若攻之正墮其計遼東賊眾大半
 在此其巢空虛吾等可棄此處只奔襄平賊必往救却於
 中途破之必獲全功矣眾皆從之遂勒兵從小路大張旗
 旗轉山南迤邐而去却說單衍與楊祚商議曰若魏兵來
 攻休與交戰弓弩砲石未可妄發今魏兵千里而來人多
 糧少難以久在糧盡必自退待退之時却出奇兵擊之司
 馬懿一鼓而可擒也昔日司馬懿於渭南堅守孔明乃死
 今日正與此理相同我等與孔明復讐豈不美哉言未畢
 忽報魏兵往南去了單衍大驚曰彼知吾襄平軍少去襲

老營也若襄平有失我等守此處無益矣遂拔寨隨後而
來却說司馬懿暗留千人扮作土民哨探消息忽見遼兵
趕來飛報司馬懿懿笑曰彼知吾襲襄平拔寨趕來中吾
計矣乃令夏侯霸夏侯威各守一軍伏於濟水之濱如遼
兵到兩下齊出二人受計正行果遇卑衍楊祚追至濟水
忽然一聲砲響兩邊鼓譟插旗魏兵殺出左有夏侯霸右
有夏侯威一齊殺來卑楊二人又不知背後多少魏兵只
得望前奔走又被司馬懿引兵殺回三路夾攻遼兵大敗
死者無數降者甚多卑楊二人走戰得脫引兵奔走前至
首山正逢公孫淵兵到合兵一處又來與魏兵交戰卑衍
出馬辱罵曰漢賊休使詭計汝敢出戰否夏侯霸縱馬揮
刀來迎二人戰有數合被夏侯霸一刀斬卑衍於馬下遼
兵大亂霸引兵掩殺將來公孫淵引敗兵奔入襄平城去
閉門堅守不出魏兵四面圍合時值秋雨連綿一月不止
平地水深三尺運糧船自遼河口直至襄平城下魏兵皆
在水中央驚疑左都督裴景入帳告曰雨水不住營中
泥濘軍不可停欲移於前山懿大怒曰我豈不知泥
濘捉公孫淵在邇安可移營也切不許惑我軍心再要移
營者斬之裴景喏喏而退少頃右都督仇連又來告曰軍
士怯水乞憐移了營寨懿大怒曰吾軍令已發推出斬之

三國志
梟首於轅門外因此軍心安靜懿令南寨人馬暫退二十里縱城內軍民出城樵採柴薪牧放牛馬有司馬陳珪問曰先前太尉攻上庸之時兵分八路併進八日皆至城下遂生擒孟達而成大功也今帶甲四萬數千里而來不令攻打城池任教秋雨淋漓又縱賊眾樵牧實不知太尉王何意也願乞教之懿大笑曰你雖爲司馬不知兵法昔日孟達糧多兵少糧勾一年我兵有四倍糧不足一月以一月之糧而敵各言妙一年之糧安能久守也以四倍之兵而敵一倍之兵豈不獲勝也不可不速戰吾故奮死相爭方纔勝矣今遼兵多吾兵少賊饑我飽何必攻之任彼自走

動而擒之無有不勝我今放開一道不絕彼之樵牧不掠彼之牛馬是容彼自走也那時取勝有何難哉兵法云兵者詭道也戰者逆道也善因事變賊糧已盡單恃水勢未肯束手而降吾故作無能之事以安賊心今若取小利相擊賊必死戰矣吾料彼糧將盡不過旬日天必晴朗天若晴朗併力攻之城池可破淵賊可擒矣衆將皆拜曰此神武之筭也於是司馬懿遣人赴洛陽催糧魏王曹叡設朝羣臣皆奏曰近者秋雨連綿一月不止人馬疲勞可召回司馬懿罷兵叡曰司馬太尉善能用兵臨危制變多有良謀捉公孫淵計日而待卿等何必憂也因此只運糧草星

夜而來却說司馬懿在寨中數日內果然天晴是夜懿出帳外仰觀天文忽見一星其大如斗流光數丈自首山東北墜於襄平東南各營將士無不駭然曰此何吉凶也懿見之大喜乃聚衆將曰五日之後星落處必斬公孫淵矣來日併力攻城衆將得令次日清晨引兵四面圍合築土山掘地道立砲架裝雲梯日夜攻打不息箭如急雨射入城去公孫淵在城中糧盡皆宰牛馬爲食人人暴怒各無守心欲斬淵首獻城歸降淵聞之驚憂甚急慌令相國王建御史大夫柳甫往魏寨說投降二人自城上繫下來告司馬懿曰請太尉退二十里我君臣自來投降懿大怒曰

汝安敢輕視吾耶此武士推出斬之將首級不從人稍定

就令持檄文一道回見公孫淵淵拆視之檄曰

魏征西大都督太尉司馬公檄下公孫淵切謂楚鄭列

國而鄭伯猶肉袒牽羊迎之孤乃天子上公而建甫等欲狐解圍退舍豈得無禮耶二人老耄傳言失指已被吾斬之若意有未已可便遣少年有明決者來稍有稽遲悉皆誅戮故檄

公孫淵看畢大驚乃與文武計議有侍中衛演出口臣願往之淵分付曰如此如此演受命逕到魏寨司馬懿升帳聚多將列於兩邊演膝行肘步入寨跪於帳下告曰願太

尉息雷霆之怒罷虎狼之威容臣開門克日先送世子公孫修爲質當然後君臣自縛來降懿曰軍士大要有五能戰當戰不能戰當守不能守當走不能走當降不能降當死耳汝等若不降就當死也不必送子爲質當可洗頸待誅叱衛演回鄂公孫淵演抱頭鼠竄而去回見公孫淵告說了一遍淵大驚乃與子公孫修密議停當選下一千人馬是夜值二更時分開了南門往東南而走淵見無人心中暗喜行不到十里忽聽得山上一聲砲響鼓角齊鳴一枝兵攔住中央乃司馬懿也左有司馬師右有司馬昭二人大叫曰反賊公孫淵休走淵大驚急撥回馬尋路欲走

早有胡遵兵到左有夏侯霸夏侯威右有張虎樂綝淵舉手失拑魏兵三路夾攻四面圍的鐵桶相似公孫淵父子下馬自縛受降見懿在馬上指魏將言曰吾前夜丙寅日見那星落於此處此皆大六也今夜壬申日應矣衆將以手加額曰大尉真神機也懿傳令斬之公孫淵父子對面受戮司馬懿勒兵來取襄平畢竟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司馬懿謀殺曹爽

却說司馬懿引兵來取襄平未及到城下時先鋒胡遵早引兵入城中人民焚香拜投魏兵盡皆入城懿坐於堂上將公孫淵宗族并同謀官僚人等俱殺之計首級七十餘

類出榜安民人告懿曰賈範倫直苦諫公孫淵不可反叛
被淵皆殺之懿遂封其墓而榮其子孫就將庫內財物當
勞三軍班師回洛陽任紮却說魏主在許昌殿中夜至三
更忽然一陣陰風而入吹滅燈光只見毛皇后引數十箇
宮人哭至座前索命獻因此得病沉重宣侍中光祿大夫
劉放孫資掌樞密院一切事務獻囑之曰凡有一切事務
二卿休誤二人出內獻召武帝子燕王曹宇爲大將軍佐
太子曹芳攝政宇爲人恭儉溫和未肯領此大任堅辭曰
臣才薄不能當此重任也獻召劉放孫資曰朕皇叔不肯
任之當復如何一人曰燕王自知無才不敢承命獻曰宗
族之內何人可倚一人久得曹真之惠乃保奏曰惟曹子
丹之子曹爽可也獻從之二人又奏曰若用曹爽當遣燕
王還歸本處然後纔可行也獻曰傳朕旨意教他去罷劉
放曰須得陛下手詔獻曰朕不能寫矣放近御榻前強執
獻手寫畢遂賣出大言曰有天子手詔免燕王等之爵歸
還本上.限卽日出國就行若無詔不許入朝燕王涕泣而
去遂立曹爽爲大將軍總攝朝政魏主曹獻病漸危急令
使持節詔司馬懿還朝懿戎裝受命逕到許昌入見魏主
獻曰朕恐死待卿今日得見死無恨矣懿頓首奏曰臣在
途中聞陛下聖體不安恨不能肋生兩翼飛行至闕省視

三國志 卷之八
陛下今日幸觀龍顏臣願隕身補報獻宣郭皇后太子齊王曹芳大將軍曹爽侍中劉放孫資等皆至御榻之前獻執司馬懿之手曰昔劉先主在白帝城病危以幼子劉禪託孤於諸葛孔明孔明因此竭盡忠誠至死方休偏邦尚然如此何況中國乎朕幼子曹芳年纔八歲不堪掌理社稷幸太尉及宗兄元勳舊臣倣伊尹周公竭力相輔則宗廟生靈之幸甚也且說曹芳在於御榻之前曹叡喚芳曰仲達與朕一般爾日後敬重之遂命懿携芳近前芳抱懿頸不放叡曰太尉記之不可誤也言訖潸然淚下懿頓首流涕衆皆傷感魏主昏沉口不能言只以手指太子須臾

而卒在位十三年壽二十六歲時景初三年春正月下旬

晉史官陳壽評曰

明帝沉毅任心而行蓋有人君之至槩焉於時百姓凋弊四海分崩不先聿修顯祖闢拓洪基而遽造秦皇漢武宮館是營格之遠猷其殆疾乎

後孫盛論曰

魏明帝沉毅好斷優禮大臣開容善直雖犯顏極諫無所摧戮其人君之量如此之偉也然不思建德垂風不固維城之甚至使大權偏據社稷無衛悲夫

却說魏主曹叡卒於嘉福殿司馬懿曹爽扶太子齊王曹

芳即皇帝位時年八歲芳字蘭卿乃獻乞養之子秘在宮中無人知之於是曹芳謚父為明帝葬於高平陵尊郭皇后為皇太后改元正如元年此時司馬懿與曹爽輔政爽尊懿如父一應大事必先啓知爽字昭伯自幼出入宮中明帝見爽謹慎甚是愛敬故託以大事乃骨肉之親也爽門下有客五百人內五人皆是浮華之人明帝在日爽皆不用爽初柄政五人復來輔助那五人一人乃姓何名晏字平叔南陽人也一人姓鄧名颺字玄茂亦南陽人也乃鄧禹之後一人姓李名勝字公昭亦南陽人也一人姓丁名謚字彥靜乃沛國人也一人姓畢名軌字昭先乃東平

人也又有大司農桓範字元則等數人此輩皆以諂諛事爽因此各人並得榮貴於是何晏來告爽曰王公大權不可委託外人若仍前委託必成禍矣爽曰司馬公與吾同受先帝託孤之命安忍廢乎晏曰昔日先公與仲達破蜀兵之時累受此人之氣因而致死王公如何不察也爽忽然省悟遂與多官計議停當入奏魏主曹芳曰司馬懿功此班浮華之人豈是司馬懿手却不白送了也高德重可加為太傅芳年幼無主張皆出於曹爽之心遂加司馬懿為太傅兵權皆歸於爽爽命弟曹芳為中領軍曹訓為武衛將軍曹彥為散騎常侍侍講三弟各引三千御林軍任其出入禁宮又用何晏鄧颺丁謚為尚書畢軌

為司隸校尉李勝為河南尹此五人日夜與爽幹事天下
 奇士乃投於曹爽門下者不記其數司馬懿知其黨逆乃
 推病不出二子亦皆退職閒任爽每日與何晏等飲酒作
 樂凡用衣食器皿與朝廷無異各處進貢玩好珍奇之物
 先取上等者入已然後進宮佳人美女充滿府院有黃門
 張當諂佞事爽私選先帝侍妾七八人乃送入府中答應
 又送善歌舞良家子女三四十人為家樂又詐傳聖旨刷
 美女任意送入府中又建重樓畫閣造金銀器皿用巧匠
 千萬人晝夜工作却說何晏與鄧颺曰先帝時有一人深
 明易理乃神卜管輅也颺曰吾夜間得一夢正欲求卜遂

召管輅至晏令坐颺曰我連日夜間常夢青蠅數十箇落

在鼻上請公卜之晏亦曰據我人物可做三公否輅曰元

愷輔舜宣慈惠和周公佐周坐而待旦故能流光六合萬

國咸寧此乃履道休祥非卜筮之所能明也今二公身居

侯位職重山嶽名若雷霆懷德者鮮畏威者眾殆非小心

翼翼多福之人又鼻者良此天中之山高而不危所以長

守貴也今青蠅臭惡而集之焉位峻者顛輕豪者亡不可

不思害盈之數盛衰之期是故山在地中曰謙雷在天中

曰壯謙則哀多益寡壯則非禮勿行未有損已而不先大

行非而不傷敗願二公上追文王六爻之旨下思尼父彖

行非而不傷敗願二公上追文王六爻之旨下思尼父彖

象之義然後三公可至青蠅可驅也鄧颺勃然大怒曰此

老生之常談也輅曰老生者見不生常談者見不談也遂

拂袖而去二人大笑曰真狂客也輅到家與舅言之舅大

驚責曰何鄧二人威權甚重天下之人誰不懼之汝安敢

出此言耶輅曰吾與死人說話何足懼之舅曰汝何以知

也輅曰今天下最多此相不獨二子已也鄧颺行步筋不束骨脉不制肉起立傾倚若無手

足此為鬼躁之相何晏視候魂不守宅血不華色精爽煙

浮容若槁木此為鬼幽之相皆非遐福之相也二人早晚

粉骨碎身累及二族何足畏也其舅大罵輅為狂子而去

却說曹爽與何晏鄧颺每日飲酒心中煩緒常出畋獵其

弟曹芳諫曰今兄每日作樂以威勢加於天下非長久之

計也又出外畋獵倘被人謀害悔之何及爽叱之曰兵權

在吾手中誰敢造意耶羲泣淚而退司農桓範亦諫不聽

靜軒有詩曰

極欲窮奢總是虛。忠言逆耳不知機。剝床災近猶行樂。

直待朝陽血染衣。

何晏曰今司馬仲達推病不出主公何不三思爽笑曰量

此老夫何足道哉此時魏幼主曹芳改正始十年為嘉平

元年除李勝為荊州刺史曹爽一向專權久不會仲達未

知其病虛實只令李勝來拜辭仲達就探消息勝逕到太

傅府下早有門吏報入司馬懿與二子曰此乃曹爽使來探聽吾之病也懿去冠散髮上床擁被而坐又令二婢扶策方請李勝入府勝在床前拜曰一向不見太傅誰想如此今天子命某為荊州刺史特來拜辭懿佯答曰并州近胡好為之備勝曰除荊州刺史非并州也懿笑曰你方從并州來勝曰漢上荊州耳懿大笑曰你從荊州來也勝曰大傅如何病得這等了左右曰主公耳聾勝曰乞紙筆一用左右取紙筆與勝勝寫畢呈上懿看之笑曰吾病的耳聾了此去荊州建功可以保重保重言訖以手指口侍婢進湯懿將口就之湯流滿襟勝佯笑曰衆言太傅舊風寒

發果然如此懿作哽噎之聲曰吾今衰老病篤死在旦夕

仲達老子車騎如此安有不王之理

矣二子不肯請君教之君若見大將軍千萬看觀二子言訖倒在床上聲嘶氣喘李勝拜辭仲達回見曹爽細言其事爽大喜曰此老夫即今只有餘氣也形色已離乃泉下之人不足慮哉却說司馬懿見李勝去了遂起身與二子曰李勝此去回報消息曹爽等輩再不疑忌我矣只待他出城收獵之時方可圖之於是曹爽請魏王曹芳去謁高平陵祭祀明帝墳塚大小官僚皆隨駕出城爽引三弟并心腹人何晏等及御林軍護駕正行司農桓範叩馬諫曰主公總萬幾典禁之兵不宜兄弟皆出倘有奸細之人閉

其城門當如之何爽以鞭指而叱之曰誰敢如此再勿亂言當日司馬懿見爽出城心中大喜卽起舊日手下破敵之人并家將千萬人引二子上馬逕來謀殺曹爽未知曹爽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自孔孟託疾之後又有仲達此着子不意源清流濁一至于此嗚呼好事不如無真至言也聖人每設一法後必爲奸雄竊而用之深可恨也何鄧小兒耳如何做得司馬仲達對手卽此一局便可判萬世而下老嫩之成敗也

第一百七回

司馬懿父子秉政

却說司馬懿見曹爽同弟曹羲曹訓曹彰并心腹何晏鄧颺丁謐畢軌李勝等一班牙爪及御林軍隨幼主曹芳出城謁明帝墓就去畋獵懿聞之大喜卽到省中令司徒高柔假以節鉞行大將軍事先據曹爽營又令太僕王觀行中領軍事據曹羲營懿引舊官入後宮奏郭太后言爽專背先帝託孤之恩奸雄亂國可以廢之郭太后大驚曰天子在外如之奈何懿曰臣有奏天子之表誅奸臣之計太后勿憂太后懼怕只得從之懿曰今日掃除國賊生靈幸

仲達的是老手

甚矣急令太尉蔣濟尚書令司馬孚一同寫表遣黃門賈出城外逕至帝前申奏懿自引大軍據武庫早有人報知曹爽家其妻劉氏急出廳前喚守府官軍問曰今主公在外仲達起兵何意有守門將潘舉曰夫人勿驚我去問之乃引弓弩手數十人登樓望之正見司馬懿引兵過府前舉令人一齊射之不得過忽一般將孫謙在後止之曰不可射之此天下之事未能知也連止三次舉方不射須臾司馬昭護父司馬懿而過時把定武庫懿引兵出城屯于洛河守住浮橋且說曹爽手下司馬魯芝見城中事變來與參軍辛敞商議曰今仲達如此變亂主公在外不知當

復如何敞曰可引本部兵出城去見天子芝曰然幸敞入後堂見其姐辛憲英憲英問曰汝有何事慌速如此敞告曰天子在外太傅起兵出城閉了城門必奪天下也憲英曰司馬公非奪天下也乃殺曹將軍耳敞驚曰此事未知如何憲英曰曹將軍非司馬公之對手必然敗矣敞又告曰今魯司馬教我同去未知可去否憲英曰別人有事尚且救之何況汝之主人乎不宜久停便可出城助之幸敞從其言乃與魯司馬引數十騎斬關奪門而出人報知司馬懿懿恐桓範亦走急令人召之範與子商議子答曰車駕在外不如商出範曰然乃上馬至平昌門城門已閉把

門將乃桓範舊吏司蕃也。範袖中取出一竹版曰：太后有詔，可即開門。司蕃曰：請詔驗之。範叱之曰：汝是吾故吏，何敢如此？蕃只得開門放之。範出的城外，喚司蕃曰：太傅造反，汝可速隨吾去，却纔假詔也。蕃大驚，急縱步追之，不上而回。人報知司馬懿，懿大驚曰：智囊洩矣！如之奈何？蔣濟曰：鴛馬戀棧豆，必不能用也。懿曰：然。又召許允，陳泰曰：汝去見曹爽，說太傅別無他事，只是削汝兄弟兵權而已。許陳二人去了。又召殿中校尉尹大目，至令蔣濟作書與目，持去見爽。懿分付曰：汝與爽厚，可領此任。汝見爽，說吾與蔣濟指洛水為誓，只因兵權之事，別無他意。尹大目依令

而去，却說曹爽正飛鷹走犬之際，忽報城內有變。太傅有表，爽大驚，幾乎落馬。黃門官捧表跪于天子之前，爽接表折封，令近臣讀之。表曰：

征西大都督太傅臣司馬懿，誠惶誠恐，頓首謹表。臣昔從遼東，還先帝詔陛下，與秦王及臣等升御床，把臣臂，深以後事為念。臣言太祖高祖亦囑臣以後事，此自陛下所見，無所憂。苦萬一有不如意，臣當死以奉明詔。黃門令董箕並才人侍疾等，皆所聞知。今大將軍曹爽背棄顧命，敗亂國典，內則僭擬外，專威權，破壞諸營，盡據禁兵，羣官要職，皆置所親。殿中宿衛歷世舊人，皆復斥

出欲置新人以樹私計根據盤結互恣日甚外既如此以黃門張當爲都監專共交關看察至尊伺候神器離間二宮傷害骨肉天下洶洶人懷危懼且陛下但爲寄坐豈得久安此非先帝詔陛下及臣升御座之本意也凡幹大事者定然如此停當詳審畧不鹵莽臣雖朽邁敢忘往言昔趙高極意秦氏以滅呂霍早斷漢祚永世此乃陛下之大鑒臣受命之時也太尉臣濟尚書臣孚等皆以爽爲有無君之心兄弟不宜典兵宿衛奏永寧宮皇太后令勅臣表奏施行臣輒勅王者及黃門令罷爽義訓吏兵以候就第不得逗遛以稽車駕敢有稽留便以軍法從事臣輒力疾將兵屯于洛水浮

橋伺察非常謹表上聞伏干聖聽

魏幼主曹芳聽畢乃喚曹爽曰大傳之言是也卿如何處爽手足失措回顧二弟曰如之奈何義曰劣弟亦曾諫兄兄執迷不聽致有今日之禍司馬懿譎詐無比孔明尚不能及何況我兄弟乎不如自縛見之以免一死言未畢忽叅軍辛敞司馬魯芝到爽問之二人告曰城中把得鐵桶相似太傅引兵屯于洛水浮橋只爲將軍權重別無他事正言間司農桓範驟馬而至範與爽曰大事已變將軍何不請天子幸許都調外兵以討司馬懿耶爽曰吾等全家皆在城中豈可投他處而求援也範曰主公自幼讀書

豈不知世事興廢乎。今主公宅舍金碧交輝，倘落他人之手，再欲富貴，安能復得者也。且匹夫持質一人，尚欲望活。今主公與天子相隨，號令天下，誰敢不應？何故反投死地耶？爽聽之，不能決斷，但流涕而已。範又曰：主公別營近在關南，洛陽典農治在城外，若一呼之，即來赴役。今去許都，不過半宿，城中糧草足用，幾載軍中所憂者，惟糧草而已。大司馬之印，某將在此，主公何不急行也？遲則休矣。爽曰：多官勿太催逼，待吾細細思之。少頃，侍中許允尚書令陳泰至，二人告曰：太傅只爲將軍權重要削去兵權，別無他意。將軍可早歸城，惟免官而已。爽默然不語，又只見殿中

果不出蔣濟所料

校尉尹大目到，爽方問曰：禍事急緩若何？尹大目與爽契厚，乃告曰：太傅指洛水爲誓，並無他意，只因將軍威權太重，有蔣太尉書在此，將軍可削去兵權，早歸相府。若不如此，何日安寧也。爽方信之，以爲良言。桓範又告曰：事極矣。休聽外言，而就死地也。是夜曹爽不能設施，乃拔劍在手，嗟嘆尋思，自黃昏只流淚到曉，兄弟三人決疑不定。桓範入帳催之曰：主公思慮一晝夜，何爲不能決乎？爽擲劍而嘆曰：我不起兵，願不作官，只作富家翁足矣。範聽了大哭，出帳曰：曹子丹鬼怪之人也。汝兄弟三人，真豚犢耳。何期今日滅其族矣。痛哭不已。許允陳泰令爽先納印綬與司

馬懿爽令將印送去王簿楊綜扯住印綬而哭曰王公今日捨兵權自縛去降不免東市受戮也爽叱之曰太傅必不肯失信于我于是曹爽將印綬與許陳二人先賫與司馬懿多軍見無將印盡皆四散爽手下只有散騎官僚到浮橋時懿傳令教曹爽兄弟三人且回私宅餘者發監聽候勅旨爽等入城時並無一人侍從桓範至浮橋邊懿在馬上以鞭指之曰桓大夫何故如此範低頭不語慚愧入城懿曰天子明詔復吾舊職矣範並不回顧于是司馬懿請駕拔營入洛陽已畢却說曹爽兄弟三人回家之後懿用大鎖鎖門令居民八百人遠護其宅起四座高樓以望

之爽心中憂悶挽彈弓于後園中打雀忽聽得樓上小童唱曰放大將軍東南行爽與弟言之弟曰此乃戲語何足道哉目今乏糧兄可作書以上太傅求些用度爽從之遂作書一封遞出令守門人持與太傅懿拆封視之

賤子曹爽百拜書奉太傅尊前切念某哀惶恐怖無狀招禍今受屠滅前遣家人迎糧于今未返數日乏糧萬

望寬弘當煩見餉以繼旦夕

司馬如深密曹氏如此淺陋此成敗之林也

司馬懿覽畢遂遣人送糧仍答書一封運至曹爽府內爽得其賄忻然而喜乃拆封視之書曰

得書知公乏糧甚懷踉蹌今致米一百斛并肉脯鹽豉

大豆相送幸乞笑留

曹爽大喜曰司馬公本無殺我之心也遂不爲疑原來司馬懿先將黃門張當捉下獄中問罪當曰非我一人更有何晏鄧颺李勝畢軌丁謐等五人同謀篡逆懿取了張當供詞却捉何晏等勸問明白皆稱三月間欲反懿用長枷釘了有司蕃告稱桓範矯詔出城口稱太傅謀反懿曰誣人及情抵罪又坐亦將桓範等皆下獄然後押曹爽兄弟三人并一千人犯皆斬于市曹滅其三族其家產財物盡抄入庫容其女還家時有令女乃曹爽從弟文叔之妻乃夏侯令女也早寡而無子其父欲改嫁之令女截耳自誓

居嘗依爽被誅其家上書與曹氏絕婚強迎令女歸後

賢哉婦也

將嫁之令女又斷去其鼻其家驚惶謂之曰人生世間如輕塵樓弱草何至自苦如此且夫家又被司馬氏夷滅已盡守此欲誰爲哉令女泣曰吾聞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曹氏前盛之時尚欲保終况今滅亡何忍棄之此禽獸之行吾豈爲乎懿聞而賢之聽使乞子自養爲曹氏後後人有詩曰

孀居苦志在青年曹氏誅亡節更堅斷鼻誓言深可重
致令司馬感其賢

又後人有詩嘆曹爽兄弟曰

駑馬但能思棧豆不圖千里去程途可憐曹爽馬兄弟
同把江山付晉都

曹爽猶如井底蛙癡心恣意享榮華不知身死銅刀下
猶自貪圖作富家

却說司馬懿斬了曹爽等輩太尉蔣濟曰尚有魯芝辛敞
斬開奪門而出楊綜奪印不與皆可斬之懿曰彼各爲其
主乃忠義之臣也遂復各人舊職辛敞嘆曰吾若不問于
姐失其大義矣後史官有詩贊辛憲英口

爲臣存主當存義赴難持危合盡忠辛氏憲英曾勸弟
故令千載播高風

司馬懿饒了辛敞等仍出榜曉諭但有曹爽門下一應人
等盡皆免死有官者照舊復職軍民各守家業內外安堵
無復搖扇矣何鄧二人死于非命果應管輅之言後人有
詩贊管輅曰

傳得聖賢真妙訣平原管輅相通神鬼幽鬼躁爽何鄧
未喪先知是死人

却說魏王曹芳封司馬懿爲丞相加九錫懿謙辭不受芳
不准令父子三人同領國事二子各受重權司馬懿父子
謝恩回家懿忽然想起曹爽全家雖誅尚有夏侯玄守備
雍州等處係爽親族倘思骨肉之情驟然作亂如何隄備

必當處置卽下詔遣使往雍州取征西將軍夏侯玄赴洛陽議事玄乃曹爽外弟也此時夏侯霸正守雍州隘口聽知司馬懿取夏侯玄玄乃夏侯霸之姪霸大駭驚惶心中憂疑慌引三千兵出城哨探未知如何下回便見

姜維大戰牛頭山 一伐中原

却說司馬懿滅了曹爽等衆出榜曉諭朝中官員洛陽人民知道說曹爽專權謀反因此戮之衆皆安心無疑司馬仲達只憂曹氏夏侯氏這兩枝宗黨日夜不安令人取征西將軍夏侯玄回洛陽議事玄叔夏侯霸聽知大驚引本部三千兵造反有鎮守雍州刺史郭淮聽知夏侯霸反卽

率本部兵來與夏侯霸交戰淮出馬大罵曰汝既是大魏皇族天子又不曾虧汝安敢背反耶霸亦罵曰吾祖父于國家多建勤勞今司馬懿何等匹夫滅吾兄曹爽弟兄夷其三族却乃父子三人掌握朝綱又來取吾必有逆心篡位吾仗義討賊汝趕來何也淮大怒挺鎗驟馬直取夏侯霸霸揮刀縱馬而迎戰不十合淮大敗奔走霸隨後趕來忽聽的後軍吶喊霸急回馬時陳泰引兵殺到郭淮復回兩路夾攻霸大敗而走折兵大半尋思無計遂投漢中來降後主有人報與姜維維心不信令人體訪得實方教入城拜見已畢霸哭告前事維曰昔日微子去周成萬古之

名汝若匡扶漢室有何不可遂設晏相待維就席問曰今
司馬懿父子掌握重權復有征戰之志乎霸曰老賊父子
始立家業豈有征戰也雖他父子無有征戰之心但朝中
新出二人正在妙齡之際若但領兵馬實吳蜀之大患也
維曰何人也霸告曰一人見爲秘書郎乃潁州長社人也
姓鍾名會字士季太傅鍾繇之子濟濟一見便稱奇才非
常人也司馬懿與之談論亦稱王佐之才一人見爲掾吏
乃義陽人也姓鄧名艾字士載幼年失父素有天志但見
高山大澤輒窺度指畫何處可以屯兵何處可以積糧何
處可以埋伏人皆笑之後司馬懿見而奇之遂用他在身

邊共度軍機此二人久後進兵深可畏也將軍當宜記之

維大笑曰量此孺子何足道哉霸曰將軍勿疑于是姜維
引夏侯霸至城都入見後主已畢維奏曰司馬懿謀殺曹
爽又來賺夏侯霸因此投降目今懿父子專權曹芳孱
弱國漸危臣在漢中歷有年矣糧足支用人強馬壯軍器
皆齊整臣今欲奏請陛下以圖進取幸夏侯霸歸降可作
鄉道官臣願領王師效丞相之志克復中原重興漢室雖
萬死不辭也尚書令費禕諫曰近者蔣琬董允皆相繼而
亡蜀中缺官伯約只宜藏器待時以候天命維曰不然人
生處世如白駒過隙似此遷延日月何日恢復中原也禕

又曰孫子云知彼知己百戰百勝我等皆不如丞相遠矣
丞相尚不能恢復中原何況我等耶不如保國治民謹守
社稷勿望僥倖以決成敗也如一舉不成悔之何及維又
曰吾世居隴上深知羌胡之心及西方風俗吾今若往糾
結羌胡內招庶民雖未能克復中原自隴而西可斷而有
也後主曰卿既欲伐魏可盡忠竭力勿墮銳氣以負朕命
也於是姜維復領勅辭朝同夏侯霸逕到漢中計議起兵
維曰可先遣使去羌胡處通盟然後出西平近雍州
西平今隴安府先築二城于麴山之下令兵守之以爲犄角之勢我
等盡發糧草于川口依丞相舊制次第進兵霸曰山谷崎

嶇進則亦難退則不易可緩緩行之是年秋八月軍器錢
糧一應完備先差蜀將句安李歆同引一萬五千兵往麴
山前連築二城句安守東城李歆守西城早有細作報與
雍州刺史郭淮准一面令赴洛陽申報一面遣副將陳泰
引雍州兵五萬戰將數十員來與蜀兵交戰句安李歆各
築起一城見魏兵到來各引一軍出迎陳泰分頭混戰陳
泰兵多將廣句李二人兵寡將孤不能抵敵退入城中泰
令兵圍之又以兵斷其漢中運糧道路句安李歆城中糧
草欠缺郭淮自引兵亦到看了地勢忻然而喜回到寨中
乃與陳泰計議曰此城山勢高阜必然水少須出城取水

若斷其上流蜀兵皆渴死矣泰曰然淮遂令軍士掘土堰
斷上流城中果然無水李歆引兵出城取水雍州兵圍之
甚急歆死戰不能出又敗入城去句安城中亦無水乃會
了李歆引兵出城併在一處大戰良久又敗入城去軍士
枯渴安與歆曰姜都督之兵至今未到不知何故歆曰我
捨命殺出來求救若何安曰然李歆遂引數十騎開了城門
殺將出來雍州兵四面圍合歆奮死衝突方纔得脫只落
得獨自一人身帶重傷餘皆歿于亂軍之中是夜北風大
起陰雲布合忽降大雪因此城內蜀兵分糧化雪以度日
月却說李歆撞出重圍從西山小路行了兩日正迎姜維
人馬歆下馬伏地告維曰麴山二城皆被魏兵圍困絕其
糧道斷其泉水幸得天降大雪因此化雪度日甚是危急
維曰吾非救遲爲聚羌胡之兵未到因此悞了遂令人送
李歆入川養病維問夏侯霸曰羌胡之兵未到魏兵圍困
麴山甚急將軍有何高見霸曰若等羌胡兵到麴山二城
盡皆陷矣吾料雍州兵必然盡來圍困麴山又斷糧道雍
州之城定然空虛將軍可引兵徑往牛頭山牛頭山在漢中府褒城縣
抄在雍州之後郭淮陳泰必回救之此圍自解矣乃用魏
救漢之法也魏兵兩頭不能救應則雍州可得耳維大喜
曰此計最善于是姜維引兵望牛頭山而去却說陳泰見

李歆殺出陣去了，乃與郭淮曰：蜀兵大隊在後，不來救者，爲羌胡之兵來遲也。若羌胡兵齊備到來，必取雍州也。今李歆若告急于姜維，姜維料吾大兵皆在麴山，必抄牛頭山襲吾之後也。將軍可引一軍去取洮水，斷絕蜀兵糧道。吾分兵一半，逕往牛頭山擊之。彼若知糧道已絕，必然自走矣。郭淮從之，遂引一軍暗取洮水。陳泰引一軍逕往牛頭山來，却說姜維兵至牛頭山，忽聽的前軍發喊，報說魏兵截其去路。維慌忙自到軍前視之，陳泰大喝曰：汝欲襲吾州，吾已等候多時矣。維大怒，挺鎗縱馬直取陳泰，泰揮刀而迎戰，不三合，泰敗走。維揮兵掩殺雍州兵，退回山後。

山頭維收兵，就牛頭山下寨。維每日令兵礮戰，不分勝負。是日夏侯霸與姜維曰：此處只可一時過兵，不是久停之所也。連日交戰，不分勝負，此乃誘兵之計耳。必有異謀，不如暫退，再作良圖。正言之間，忽報郭淮引一軍取洮水，斷其糧道。維大驚曰：軍中無糧，安得生也。慌令夏侯霸先退。維自斷後，緩緩而退。陳泰已自知了，分兵五路趕來。維獨拒五路總口，戰住魏兵。泰勒兵上山，矢石如雨。維急退到洮水之時，郭淮引兵殺來。維引兵往來衝突，魏兵阻其去路，密如鐵桶。維奮死殺出，折兵大半。飛奔上陽平關來。前面又一軍殺到，爲首一員大將，縱馬橫刀而出。那人生得

三國志 卷之
圓面大耳方口厚唇左目下生箇黑瘤瘤上生數十根黑
毛乃司馬懿長子驃騎將軍司馬師也維大怒曰孺子安
敢阻吾歸路耶拍馬挺鎗直來刺師師揮刀相迎只三合
殺敗了司馬師維脫身逕奔陽平關來城上人開門放入
姜維司馬師也來搶關兩邊伏弩齊發一弩發十矢皆是
鐵箭箭頭上皆有毒藥乃是武侯所傳之法也未知司馬
師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夏侯令女婦人也曹孟德司馬仲達俱勇於然不足
爲渠奴也仲達亦知賢之其秉彘之好牙

近見鬼幽鬼躁之人無不如何鄧結果者神哉相也
卽百世以後無不驗也者亦奇矣

第一百八回

戰徐塘吳魏交兵

原來姜維取雍州之時郭淮飛報入朝魏主與司馬懿商議停當懿遣長子司馬師引兵五萬前來雍州助戰師聽知郭淮敵退蜀兵師料蜀兵勢弱就來半路擊之直趕到陽平關却姜維善用武侯法被姜維用武侯所傳連弩法於兩邊暗伏連弩百餘張一弩發十矢皆是藥箭師正引兵追之兩邊弩箭齊發前軍連人帶馬射死不知其數司馬師於亂軍之中逃命而回於是麴山城中蜀將句安見援兵不至乃開門降魏姜維折兵數萬回漢中訖收聚軍馬托病不出司馬

師折兵極多自還洛陽管攝朝政至嘉平二年秋八月司馬懿染病至重乃喚二子至榻前囑曰吾事魏歷年官授太傅人臣之位極矣人皆以吾有異志吾何敢焉吾死之後汝二人善事主人勿生他意負我清名但有違背乃大不孝之人也言訖而亡後人有詩曰

開言崇聖典用武若通神三國英雄士四朝經濟臣屯

兵驅虎豹養子得麒麟諸葛常談羨能回天地春

不說司馬懿身亡長子司馬懿雖厚子不識師為句如人遠假大權曹次子司馬昭二人申奏魏

王曹芳芳封師為大將軍總領尚書機密大事封懿為驃

騎上將軍却說吳王孫權先有太子孫登乃徐夫人所生

子吳赤烏四年身亡遂立次子孫和為太子乃瑯琊王夫

人所生因與金公主不睦被公主譖之權廢了和憂恨而

死又立三子孫亮為太子乃潘夫人所生此時丞相陸遜

已亡一應大小事務皆歸于諸葛恪太和元年秋八月初

一日忽起大風江海湧濤平地水深八尺吳王先陵所種

松柏盡皆拔起直飛到建業城南門外倒種于道上權因

此受驚成病次年四月內權愈加沉重乃封諸葛恪為大

傅呂岱為大司馬一同召入榻前囑以後事囑訖而薨在

位二十四年壽七十一歲乃蜀漢延熙十五年也後史官

陳壽評曰

孫權屈身忍辱任才尚計有句踐之奇英人之傑也故
自能專擅江表成鼎峙之業然性多嫌忌果于殺戮暨
臻末年彌以滋甚至于讒說殄行亂嗣廢弊豈所謂始
厥孫謀以燕翼子者哉其後枝葉陵遲遂致覆國未必
不出此也

後人有詩曰

紫髯碧眼號英雄能使臣僚肯盡忠二十四年興大業
龍盤虎踞在江東

却說諸葛恪秉政立孫亮爲帝大赦天下改元大興元年
謚權曰大皇帝葬于將陵早有細作探知其事報入洛陽

司馬師聞知孫權已死

此傳所必遂議起兵伐吳尚書傅嘏曰吳

寇六十餘年矣君臣同保吉凶同濟兼有長江之險先帝
屢次征伐皆不遂意不如各守邊疆此爲上策師曰天道
三十年一變豈得常爲鼎峙乎吾欲伐吳立心久矣今乘
孫權新亡孫亮幼懦正欲伐之遂令征南大將軍王昶引
兵十萬攻南郡征東大將軍胡遵引兵十萬攻東興鎮南
都督毋丘儉引兵十萬攻武昌三路進發又遣弟司馬昭
爲大都督總領三路軍馬是年冬十月司馬昭兵至東吳
邊界屯住了人馬乃喚王昶胡遵毋丘儉到帳中計議曰
東吳最緊要處惟東興郡也今他築起大堤左右又築兩

城以防巢湖巢湖在無為州巢縣後高攻擊諸公須要仔細遂與王

和毋丘儉曰你二人各引一萬兵列在左右且未可進發

待吾取了東興郡那時一齊進兵未遲和儉二人受令而

去昭遂令胡遵諸葛誕二人為先鋒同領二路兵前去先

搭浮橋取東興大堤若奪得左右二城便是大功遵誕二

人領兵來搭浮橋却說大傅諸葛恪聽知魏兵三路而來

遂喚諸將曰今邊關三路飛報說司馬昭為大都督先令

胡遵竟取東興搭起浮橋見屯兵于堤上攻打二城又令

王昶攻南郡見勤兵于界首下寨又令毋丘儉攻武昌亦

在界首下寨加此之危諸公有何策先救何處平北將軍

丁奉曰東吳緊要處所盡在東興若東興有失南郡武昌

危矣彼必併力取東興此二路皆看消息奉不詳禦敵之法恪

兵也恪曰此妙論也正合吾意汝就引三千水兵從江中

去吾後令呂披唐咨劉纂各引一萬馬步兵分三路而來

接應但聽的連珠砲響一齊進兵吾自引大兵後至丁奉

得令即引三千水兵分作三十隻船正遇北風連夜順風

望東興而來却說胡遵諸葛誕渡過浮橋屯軍於堤上差

桓嘉韓綜攻打二城左城中乃吳將全懌守之右城中乃

吳將劉畧守之此二城高峻堅固急切攻打不下全劉二

人見魏兵勢大不敢出戰死守城池却說胡遵諸葛誕在

地名徐塘下寨天降大雪甚是嚴寒二人設席高會諸將環立忽報水上有三十隻戰船來到遵出寨視之見船將次傍岸每船上只有百人遂還帳中與諸葛誕曰不過三十人耳何足道哉只令部將哨探二人仍前飲酒丁奉將船一字兒拋在水上乃與部將曰大丈夫立功名取富貴正在今日遂令衆軍脫去衣甲卸了頭盔不用長鎗大戟止帶短刀魏兵見之大笑更不准備忽然連珠砲響丁三聲丁奉拔船近岸奉扯刀當先一躍上岸衆軍皆拔短刀隨奉砍入寨來魏兵措手不及韓綜急拔帳前大戟迎之奉掄入懷內一刀斬之桓嘉從左邊轉出只道吳兵不知

丁奉被奉挾住鎗桿嘉棄鎗而走奉一刀飛入正中左肩砍倒在地奉趕上就以鎗刺之二千吳兵在魏寨中左衝右突砍倒中軍胡遵諸葛誕早上馬奪路而走魏兵齊奔上浮橋欲渡浮橋摧裂落水死者無數車仗馬疋軍器數萬皆被吳兵所獲司馬昭王昶毋丘儉聽知東興兵敗亦勒兵而退却說諸葛恪引兵至東興收兵賞勞了畢乃聚諸將曰司馬昭兵敗北歸正好乘勝恢復中原以成一統大業遂進兵一面遣人賈書入蜀求姜維進兵攻其北許以平分天下恪隨起大兵二十萬來伐中原臨行時忽然見一道白氣從地而起遮斷三軍並皆不見諸

葛恪驚墮下馬未知吉凶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孫峻謀殺諸葛恪

却說衆將救起諸葛恪扶在馬上恪問其故有中散大夫蔣延告曰此氣乃白虹也主喪兵之兆太傅只可回朝不可伐魏恪大怒曰汝安敢出不利之言以慢吾軍心叱武士斬之衆皆告免遂貶蔣延爲庶民仍催兵前進丁奉曰魏以新城爲總隘口若先取得此城司馬師破膽矣恪大喜卽趨兵直至新城守城牙門將軍張特見吳兵大至閉門堅守恪令兵四面圍之早有流星馬報入洛陽說司馬昭三路兵敗而走吳兵乘勢入寇司馬昭自責曰非他人

之罪乃吾之過也如何當之主簿虞松曰今諸葛恪困新城急切攻不下且未可與戰吳兵遠來人多糧少糧盡自走矣可令毋丘儉引兵拒住任他搦戰只不與交鋒不數月軍馬懈怠自然心亂思歸那時擊之必全勝矣還當隄防蜀兵又出師曰然遂令司馬昭引一軍助郭淮防姜維毋丘儉胡遵拒住吳却說諸葛恪連月攻打不下立斬數將衆皆奮力登城攻打東北角城將待陷張特在城中定既以請降爲辭如何又說魏主法此不通之論只好下一計乃令舌辨之士一人到吳寨見了諸葛恪恪怒曰羅小兒如何不早降其人告曰魏王王法太重若敵人圍城守城將堅守一百日若無救兵至出城降者家族不坐罪今以

九十餘日，望乞再容數日，某子將盡率軍民來降，今先具

花名呈上，恪深信之，收了軍馬，遂不打城。原來張特用緩

兵之計，哄退吳兵，遂折城中房屋，於破城處修補完備。次

日，張特登城大罵曰：吾城中尚有半年之糧，豈肯降吳？大

耶！儘戰無妨。恪大怒，掣刀催兵打城，城上亂箭射下，恪額

上正中一箭，翻身落馬。諸將救起，還寨。金瘡舉發，眾軍皆

無戰心。又因天氣亢炎，人皆飲污水，病者無數。恪金瘡稍

可自起，欲催兵攻城。營吏告曰：人人皆病，安能戰乎？恪大

怒曰：再說病者，斬之。眾軍聞知，各逃無數。人報恪曰：都督

蔡林自引一軍投魏去了。恪大驚，自乘馬遍視各營，人皆

果然黃腫死者無數。遂勒兵還吳。早有細作報知，毋兵儉

儉盡起大兵，隨後掩殺吳兵，大敗而歸。恪甚羞慚，託金瘡

病不能入朝，見只還私宅。吳王孫亮自幸問安，文武官僚

皆來拜見。恪恐人議論，先將心腹官員過失，輕則發遣邊

方，重則斬首示眾。於是內外官僚無不悚懼。又令心腹將

張約、朱恩管御林軍，以為牙爪。却說孫峻字子遠，乃孫堅

弟孫靜曾孫，孫恭之子也。權甚愛之，命掌御軍馬。聞知諸

葛恪令張約、朱恩二人掌御林軍，峻心中大怒，忽報太常

卿滕胤入見，峻接入禮畢，胤曰：諸葛恪權柄太重，殺害公

卿將有不仁之心，何不早圖之。峻曰：我知久矣，可奏聞天

沒出息詩

子于是孫峻勝胤入奏吳主孫亮亮曰朕見此人甚是恐怖寢食不安欲制之未得其便今卿等果有忠義當密圖之孫子遠既掌內兵可以圖也胤曰陛下設席請恪壁中暗伏武士擲盃為號就席間殺之以絕後患亮從之却說諸葛恪自淮南回宅心神恍惚一日步行至中堂忽見一人穿麻掛孝而入恪叱問之其人大驚無措恪令拏下拷問其人告曰某乃孝子也新喪父親入城請僧追薦初見是寺院而入却不想是太傅之府却怎生來到此處也恪大怒捉守門軍士問之軍士告曰某等數十人皆持戈戟把門安敢一刻有離並不見一人入來恪大疑盡數斬之

是夜恪睡臥不安忽聽得正堂中聲響如同霹靂恪自出視之見中梁折為兩段陰風習習悲切啾啾但見孝子與數十人各提頭索命恪驚倒在地良久方甦次早聞水血臭恪叱侍婢換水連換數十盆皆臭無異恪大怒立斬侍婢不修情猶肆殺何也又令取衣穿侍婢進衣亦有血臭遂換數次皆臭無異惆悵不已忽報有使至宣太傅赴宴恪令安排車仗方欲出府有黃犬銜住衣服嚶嚶作聲如哭之狀恪曰犬不欲我入朝乎遂坐少時又起犬又銜衣如此三次恪怒曰犬戲吾也令左右逐出遂乘車出府車前一道白虹自地而起如白練冲天而去恪問左右曰莫非不祥乎從者

曰此吉慶之兆也王公勿疑靜軒詩曰

積善之家慶有餘灾殃應集惡人居專權自恣無仁義

俛首朝門自伏誅

孫峻欲殺恪何為

恪至宮門一人拜迎于地曰太傅尊體欠安且請回府恪

亦作曰黃犬

視之乃武衛將軍孫峻也恪曰吾自見天子又行到數十

步只見心腹將張約造車前密告曰今日宮中設宴未知

好歹王公不可入也恪心中大疑遂令回車回不到十餘

步滕胤乘馬至胤慌下馬近車前曰太傅何故便回恪曰

吾忽然腹痛不可見天子胤曰朝廷為太傅軍回不曾而

叙敬請赴宴議事太傅雖感貴恙可勉強見之恪從其言

同胤入後堂吳主孫亮接入禮畢曰朕久不見卿欲議一

密事也恪奏曰何事亮曰且飲幾盃遂令孫峻把盞恪心

疑推托曰病軀未可不能飲酒峻曰太傅府中常服藥酒

飲之可乎恪曰此酒可也峻令恪心腹人取恪自製藥酒

到恪方纔放心飲之酒至數巡吳主孫亮託事先出峻下

孫峻有用

殿脫了長服着短衣內披環甲手提利刃上殿大呼曰天

子有詔誅逆賊諸葛恪大驚擲盃于地欲拔劍迎之頭已

落地張約見峻斬恪揮刀轉來迎之峻閃過時刀尖傷其

左指峻轉身一刀砍中張約右臂武士一齊擁出砍倒張

約剝為肉泥朱恩欲走亦被殺死峻大聲而言曰諸葛恪

已奉詔斬之並不干汝等官軍之事于是恪手下人皆安
心不懼峻令打掃血地復請天子宴飲令人用蘆蓆包恪
屍首又用篋束之小車載出棄于城南門外石子崗亂塚
坑內却說諸葛恪妻正在房中心神恍惚動止不寧忽一
婢女入房恪妻問曰汝遍身如何血臭其婢反目切齒飛
身跳躍頭撞屋梁口中大叫吾乃諸葛恪也被奸賊孫峻
謀害恪合家老幼驚惶號哭聲聞四遠不時軍馬至將恪
全家縛于市曹斬之夷其三族恪未死之先江南小兒謠
言曰諸葛恪蘆蓆單衣蓆鈎落于河相救成子閣恪死于
吳大興二年冬十月也昔日諸葛瑾在日見恪聰明盡顯

可外歎曰此子非保家之主也果然應之又有魏光祿大
夫張緝曾對司馬師曰諸葛恪不久死矣師問其故緝曰
威震其主功益一國何能久乎亦中其言後人有詩曰

堪笑當年諸葛恪聰明好殺弄朝綱不祥屢現心無悟
蓆捲投屍石子崗 又評曰

諸葛恪才氣幹畧邦人所稱然驕且吝周公無觀况於
巴陵人能無敗乎若躬行所與陸遜及弟融書則悔吝
不至何尤禍之有哉滕胤厲修士操遵蹈規矩而孫峻
之時猶保其貴必危之理也峻琳凶豎盈溢固無足論
濮陽興身居宰輔慮不經國協張布之邪納萬彘之說

誅夷宜矣。

却說孫峻殺了諸葛恪，吳主孫亮封峻為丞相大將軍，富春侯，總督中外諸軍事。自此權柄盡歸孫峻矣。說姜維在成都聞諸葛恪計音，遂入朝奏准。後主復起大兵伐魏，早有細作報知司馬師，未知勝負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諸葛恪不禁熬煉，不濟不濟，有愧令叔多矣。

大凡少年聰明之人，能折節聖賢，讀書聞道，方免得一死不然，未有不禍及其身者也。吾于諸葛恪又一驗矣。

第一百九回

姜維計困司馬昭

蜀漢延熙十六年秋，衛將軍姜維起兵二十萬，令廖化、張翼為左右先鋒，夏侯霸為參謀，張嶷為都轉運糧使，又出陽平關伐魏。維與霸商議曰：「向取雍州不克，而還。今若再出，必又有準備。公有何高見先取何處為本也？」霸曰：「隴上諸郡，只有南安錢糧最廣，若先取之，足可為本。向者不克而遠，蓋因羌胡兵不至。今可先遣人會羌胡于隴右，然後進兵出石營，從董亭。」石營，董亭，俱地名。直取南安。維大喜曰：「公言甚妙，正合吾意。」遂遣卻正為使，賚金珠蜀錦，以羌胡結好。

三國志
羌王先進兵于隴右羌王迷當得了禮物又慕先王之恩
武侯之德遂從姜維之請起兵五萬令羌胡將俄何燒戈
爲大先鋒殺奔南安來却說魏左將軍郭淮飛奏到洛陽
司馬師因弟司馬昭新從淮南敗回未敢教去時有輔國
將軍徐質出曰願往師昔知徐質英雄過人心中大喜卽
令徐質爲先鋒又令司馬昭爲大都督領兵來隴西與郭
淮退蜀兵却說姜維引兵正過董亭遇見魏兵兩軍列成
陣勢魏兵吶喊一聲徐質出馬使開山大斧蜀陣中廖化
出迎戰不數合化拖刀敗回張翼縱馬挺鎗而迎戰不數
合又敗入陣徐質驅兵掩殺蜀兵大敗退三十餘里司馬

昭亦收兵回各自下寨姜維與夏侯霸商議曰徐質何等
人也霸曰乃司馬昭手下第一勇夫耳維曰公以何策擒之
霸曰來日出戰再詐而走却用埋伏之計必然勝矣維曰
昭乃仲達之子豈不知兵法也若見地勢掩映必不肯追
吾見魏兵累次斷吾糧道今却用此計誘之可斬徐質矣
遂喚廖化分付如此如此又喚張翼分付如此如此二人
領兵去了維霸二人自引兵于路撒下鐵蒺藜寨外多排
鹿角示以久計徐質連日引兵搦戰蜀兵不出人報知司
馬昭說蜀兵在鐵籠山後大用木牛流馬搬運糧草以爲
久計只待羌胡兵策應昭喚徐質曰昔日全、房者乃斷彼

糧道也。今蜀兵在鐵籠山後運糧。汝今夜引兵五千斷其糧道。蜀兵自退矣。是日初更，徐質引兵望鐵籠山而來。果見百餘蜀人驅百餘頭木牛流馬，裝載糧草而來。徐質當先攔住，一聲喊，罷魏兵掩殺將來。蜀兵盡棄糧草而走。質分兵一半押送糧草回寨，自引兵一半追來。追不到十里，前面車仗橫截去路。質令軍士下馬拆開車仗，兩邊火起。質復上馬而回。後面山僻窄狹處，亦有車仗火光迸起。質等冒烟突火，縱馬而出一聲砲響，兩路軍殺出。左有廖化，右有張翼，大殺一陣。魏兵大敗，徐質奮死隻身而走。人困馬乏，正奔走之間，前面一枝兵殺到。質視之，乃蜀漢衛將

軍姜維也。質大驚，無措。被維一鎗刺倒馬，徐質被衆軍亂刀砍死。質所分一半押糧兵亦被夏侯霸所擒，人皆降之。霸將魏兵衣甲馬匹，今蜀兵穿了，就令騎坐張打魏軍旗號，從小路逕奔回魏寨來。魏軍見本部兵回開門放入。蜀兵就寨中殺起。司馬昭大驚，慌忙上馬走時，前面廖化殺來。昭不能前進，急退時，姜維引兵從小路殺到。昭四下無路，只得勒兵上鐵籠山據守。原來此山只有一條路，四下皆險峻難上，其上惟有一泉，止穀百人飲之。此時昭手下有六千人，被姜維絕其路口，山上泉水不敷，人馬枯渴。昭仰天長歎曰：「吾死于此地矣！」靜軒有詩曰：

妙算姜維不等聞魏師受困鐵籠間龐涓始入馬陵道
項羽初圍九里山

主簿王韜曰昔日耿恭受困拜井而得甘泉將軍可效之
昭從其言遂上山頂泉邊再拜而祝曰今昭奉天子明詔
命退蜀兵不想誤中奸計退上此山以候救兵今隨行軍
士雖些小稍帶糧米奈何六千人馬缺水為飲若昭合死
令井泉枯竭昭自當刎頸教部軍盡降如壽祿未終願蒼
天早賜甘泉以活衆命于是司馬昭祝畢泉水湧出取之
不竭因此人馬不死却說姜維在山下困定喚土人問之
土人告曰此山惟有一泉止容百餘人飲多則泉水不敷

此時羌胡兵如何不到姜維合處少失之
維曰昔日丞相不曾捉住司馬懿吾深為恨今司馬昭必

被吾擒矣却說郭淮聽知司馬昭困于鐵籠山上欲提兵
來陳泰曰姜維會合羌胡兵欲先取南安今羌胡兵已到
將軍若徵兵去救羌胡兵必乘虛襲其後也可先令人詐
降羌胡于中取事若退了此兵方可救司馬昭耳郭淮從
之遂令陳泰引五千兵逕到羌胡寨內解甲而入泣拜曰
郭淮妄自尊大常有殺泰之心故來投降共扶漢室迷當
日你來投降有何功勞泰曰郭淮軍中虛實某俱知之只
今夜願引一軍前去劫寨便是功勞如兵到魏寨自有內
應迷當大喜遂令俄何燒戈同陳泰來劫魏寨俄何燒戈

俄何燒戈適秦秦計

教秦降兵在後令秦引羌胡兵為前部是夜二更竟到魏寨寨門大開陳泰一騎馬先入俄何燒戈驟馬挺鎗入寨之時只叫得一聲苦連人帶馬跌在陷坑裏陳泰從後面殺來郭淮從左邊殺來羌胡兵大亂自相踐踏死者無數生者盡降俄何燒戈自刎而死郭淮陳泰引兵直殺到羌胡寨中迷當大王急出帳上馬時被魏兵擒之來見郭淮淮慌下馬親去其縛用好言撫慰曰朝廷知汝忠義用併力滅寇今何故助蜀人也迷當慙愧伏罪淮令招安羌胡兵回重加賞賜死者葬祭淮說迷當曰公為前部去解鐵籠山之圍退了蜀兵吾奏准天子自有厚贈迷當從之遂

然則向之合合魏兵在後引羌胡兵在前魏兵在後是美魏魏樹也奔鐵籠山時值二更先令人

報知姜維維大喜教請入相見且說魏兵多半雜在羌胡部內行到蜀寨前維令大兵皆寨外屯扎迷當引百餘人到中軍帳前維霸二人出迎魏將不等迷當開言就從背後殺來維大驚急上馬飛奔而走羌魏之兵一齊殺入蜀兵四紛五落各自逃生維手無器械腰間止有一副弓箭走得慌忙箭皆落了只有空壺維望山中而走背後郭淮引兵趕來見維手無寸鐵乃驟馬挺鎗追之看看至近維虛拽弓絃連響十餘次淮連躲數番不見箭到知維無箭乃掛住鋼鎗拈弓搭箭射之維急閃過順手接了就扣在

方弦上待淮追近望面門上儘力射之淮應弦落馬維勒
回馬來殺郭淮未知郭淮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司馬師廢主立君

却說姜維射中郭淮翻身落馬維勒回馬來殺郭淮時魏
軍驟至維下手不及只掣得淮鎗而去魏兵不敢追之急
救淮歸寨拔出箭頭血流不止而死司馬昭下山引兵追
趕半途而回維折了許多人馬一路收割不住自回漢中
雖然兵敗却射死郭淮殺死徐質挫動魏國之威將功補
罪却說司馬昭犒勞羌胡兵回本土去了昭班師還洛陽
與兄司馬師縱橫朝廷之上大臣莫敢不服魏主曹芳兄

師上殿戰慄不已如針刺背一日芳設朝見師掛劍上殿

曹芳此特便具殺道

慌忙下榻迎之師笑曰豈有君迎臣之禮也請陛下榻便

聽臣奏事須臾羣臣奏數十件事盡皆是司馬師剖斷不
時朝退師昂然下殿乘車出內前遮後擁不下數千人馬
芳退後殿顧左右止有三人乃中書令李豐太常夏侯玄
光祿大夫張緝緝乃張皇后之父曹芳之皇丈也芳叱退
近侍同三人至密室商議芳執張緝之手而哭曰朕先帝
在日司馬太傅安敢如此司馬師視朕如小兒戲百官如
草芥社稷早晚必歸此人矣言訖大哭李豐奏曰陛下勿
憂臣雖不才天下頗有聲名以陛下之明詔聚四方之英

三國志
傑以勦此賊夏侯玄奏曰臣兄夏侯霸非友因懼司馬兄弟謀害而投西蜀今若勦除此賊臣兄必回也臣乃國家舊戚安敢坐視奸賊耶芳曰但恐不能耳三人皆痛哭而奏曰臣等願捨三族以報陛下芳脫下龍鳳汗衫咬破指尖天理發現了寫了血詔授與張緝乃囑曰朕祖武皇帝誅董卓蓋為此也卿等甚是忠義勿泄于外也豐曰陛下何故出此不利之言臣等非董卓之輩司馬師安比武祖也陛下勿疑三人辭出東華門左側正見司馬師帶劍而來從者數百人皆持兵器三人立于道旁師問曰汝三人何故出遲李豐曰聖上在內庭觀書我三人侍讀師又曰所看何書也

豐曰乃夏商周三代之書也師曰上見此書問何故事曰天子所問伊尹扶商周公攝政之事我等皆奏曰今司馬大將軍卽伊尹周公也師冷笑曰汝等豈將吾比伊尹周公耶其心實指吾爲王莽董卓三人皆曰我等乃將軍門下之人安敢如此師大怒曰汝等乃口說之人適聞與天子在密室中所哭何事三人曰實無此狀望將軍勿疑師叱之曰汝三人淚眼尚紅如何詐爲夏侯玄知事已泄乃昂然大罵曰吾等所哭者爲汝挾天子以令諸侯視人如草芥威震其主耳師大怒叱武士來捉夏侯玄玄指拳裸袖遙擊司馬師拳未及到面一人手舉處鐵鏈打倒夏

侯玄師叱搜之于張緝身上搜出一龍鳳汗衫上有血字左右呈與司馬師師視之乃密詔詔曰

司馬師弟兄共持大權將圖篡逆所行詔制皆非朕意望各部官兵將士同仗忠義討滅無端匡扶社稷天下幸甚

司馬師看畢勃然大怒曰原來汝等正欲謀吾三族矣吾以忠義之心待人反招此禍遂令腰斬于市盡夷三族家私散與御林軍李豐夏侯玄罵不絕口比臨東市中牙齒盡被打落各人含糊數罵而死師直入後宮魏主曹芳正與張皇后商議此事皇后曰但內庭耳目頗多倘事泄露

必累妾矣相抱而哭忽見師入皇后驚倒在榻下師按劍

與芳曰臣父立陛下為君不在周公之下師曰自有君迎臣之禮獨有臣殺后臣廢君之禮乎何乃寬及伊周也臣事陛下亦與

伊尹何別乎今反以恩為讐以功為過視臣如王莽董卓之輩何也芳曰朕無此心師袖中取出汗衫擲之于地曰此誰人所作耶芳魂飛天外魄散九霄戰慄而答曰皆他人之所逼也朕豈敢興此心耶師曰妄誕大臣造反當加何罪芳默然無語師再三逼追芳跪告曰理合抵罪反坐望大將軍恕之師曰陛下請起國法未可盡廢也芳曰其人安在師曰三人已斬乃指張皇后曰此是張緝之女理當除之叱左右捉出芳大哭而告師拂袖出內曰此輩害

吾豈得免之無毒不丈夫也不時張皇后在東華門內被
司馬師用白練絞死魏主曹芳大痛不已師盡滅其三族
此是曹操之報應也後人有詩曰

當年獻帝正君臣伏后哀哉盡滅門司馬今朝依此例
天教還報在兒孫

姦臣篡國正堪傷離別君王伏后亡天理昭然旌報應
故令張后亦遭殃

次日司馬師大會羣臣曰今主荒淫無道藝近娼優聽信
讒言閉塞賢路其罪甚如漢之昌邑不能主天下吾謹按
伊尹霍光之法別立新君以保社稷以安天下如何眾皆

應曰大將軍行聖賢伊霍之事所謂應天順人誰敢違命
耶師大喜遂同多官入永寧宮奏聞太后太后曰大將軍
廢王欲立何人爲君也師曰臣觀彭城王曹據聰明仁孝
可以爲天下之主太后曰彭城王乃老身之叔也今立爲
君我何以當之今有高貴鄉公曹髦高貴鄉今大名府元城縣乃文皇
帝之孫此人溫恭克讓可以立之卿等大臣從長計議一
人奏曰太后之言是也便可召之眾視之乃司馬師宗叔
司馬孚也孚極忠義師遂遣使往元城召高貴鄉公去了
請太后升太極殿召芳責之曰汝荒淫無度藝近娼優不
可承天下當納下璽綬復齊王之爵目下起程非宜召不

許入朝芳泣拜太后納了國寶乘玉車大哭而去只有數員忠義之臣含淚而送靜軒有詩曰

昔日曹瞞相漢時欺他寡婦與孤兒誰知四十餘年後
寡婦孤兒亦被欺

次日人報高貴鄉公已到公名髦字彥士乃文帝之孫東海定王霖之子也文武官僚即備轎駕于南掖門外拜迎髦慌忙來答禮太尉王肅曰主上不當答禮髦曰吾乃亦人臣也安得不答禮乎文武扶髦上輦入宮髦辭曰太后詔命不知爲何吾安敢乘輦而入耶遂步行至太極東堂司馬師迎着髦先下拜師急扶起問候見畢引見太后太

后曰吾見汝年幼時有帝王之相欲以御寶授之今果然應矣汝可爲天下之主當恭儉節用布德施仁勿辱先帝也髦再三謙辭師令文武請髦出太極殿是日立爲新君改嘉平六年爲正元元年大赦天下假大將軍司馬師黃鉞入朝不趨奏事不名帶劍上殿文武百官各有封賜時正元二年春正月有細作飛報說鎮東將軍母丘儉揚州刺史文欽以廢主爲名與兵造反前來討罪司馬師聞知大驚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司馬昭竟自祝泉何等直截何必效耿恭故事此佳

演義者定是記時文秀才也。一笑一笑。

曹瞞通天智術亦不過四十年耳。向之出乎爾者今盡反乎爾者矣。奉勸世人看此樣子。不若做箇忠臣孝子。反得便宜也。道學先生有言曰。做君子白落做了君子。做小人枉却做了小人。真至言也。勿爲不能流芳亦當遺臭等語。所誤徒逞其智術無益也。請自思之。卽有智術能如老瞞乎哉。今老瞞何如也。不四十年耳。可思也可念也。

